

# 記憶回溯·文本再生

《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六輯》盛夏出版

文——許素蘭 研究典藏組

圖——國立臺灣文學館

閱讀，足以消暑。《回溯與再生——臺灣文學史料集刊》第六輯，於烈日炎炎、層雲積疊的盛夏七月出版，邀請大家一起泅泳於文字之海，探訪臺灣文學的人、事、書……。

《臺灣文學史料集刊》秉持發掘、蒐集、彙整臺灣文學史料，深化臺灣文學研究的編輯宗旨，自2011年創刊，每年出版一輯，至今年（2016）已出版六輯。

第六輯《臺灣文學史料集刊》——《回溯與再生》，內容包含日治時期雜誌之考掘研究、日文手稿翻譯、50年代影響臺灣新詩發展之詩刊介紹、70年代海外文化人往來書信之意涵探究、絕版書評述、全集補遺、文學憶述、作家訪談、臺灣詩走向國際的行腳軌跡……等，共收錄16篇文章，以下分述於後：

1934年發行，做為「大溪革新會」機關刊物的《革新》雜誌，在30年代臺灣文化啟蒙運動上，有著重要的地位，卻因年代久遠，且僅存孤本而被忽略；本輯翁聖峯〈大溪《革新》與「Kenko」的重層現代性鏡像〉一文，以《革新》雜誌內容，扣連當時之文化運動，剖析臺灣現代性之重層鏡像，是探究臺灣文化變異軌跡的重要史料研究。

廖振富〈一個海外臺籍知識份子的現實關照——林莊生致葉榮鐘信函初探（1961—

1976）〉，分析1961至1976年間，林莊生致葉榮鐘書信內涵，披露臺灣島內鄉土意識興起的70年代，海外知識份子對時局的關懷，以及「從海外看臺灣」的問題思考，書信中並談及在海外推廣臺灣文化的構想，上一世代臺灣作家愛鄉土之用心，可見一斑。

巫永福完成於1998年，以雕塑家黃清埕為書寫對象的中文作品——〈脫衣的少女〉，無論在巫永福的創作歷程，或是臺灣文學發展史上，都具有觀察日治時期作家語言轉換的指標意義，卻很少被研究者注意到；許俊雅〈小說還是散文？——談巫永福〈脫衣的少女〉〉，從文本文類切入，探討〈脫衣的少女〉之價值內涵與創作背景，剖析精闢，精彩可讀。

此外，林煥彰、顧敏耀、麥穗，分別對1950年代絕版書《在飛揚的時代》、《冤獄》，以及影響臺灣新詩發展之詩刊的評述，皆透過文本之再生，賦予舊文本新意義；而林建廷爬梳文獻，為《王開運全集》補遺正舛，史料之蒐羅、彙整，更形完備。

文學史料的產出，來自文本文獻的保存與再生，也來自作家記憶的回溯與書寫。張騰蛟〈筆墨生涯六十春〉、心岱〈勿忘初衷——我與盧克彰的夢幻奇緣〉，一寫創作60年「筆耕臺灣大地」的文學志業，一寫與作家丈夫的文學因緣，字裡行間，處處可見熱情依舊的文學初心，可作



《洄溯與再生——臺灣文學史料集刊》第六輯  
共收錄16篇文章。

為探究作家創作歷程之參考；馬忠良〈一位被人遺忘的軍中作家——耕心〉，特別著力於耕心文學特色之介紹，亦可填補耕心史料缺漏之憾。

以記憶對抗遺忘，不僅是捷克作家米蘭·昆德拉所說，是「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」，也是人類文化傳衍與毀棄的鬥爭，而「書寫」則是其中重要的活動之一。本輯中，蔡德本寫於1949年，因當年「四六事件」的牽連而被焚毀的小說〈消えたロザリオ〉（消失的項鍊）即是記憶戰勝遺忘，藉由書寫而再生的珍貴文本，本刊特予中文翻譯，並請譯者周華斌撰寫〈消失的項鍊再現光芒——蔡德本〈消えたロザリオ〉譯後記〉，披露〈消えたロザリオ〉出土經過，及其創作之時代背景。

刊登〈消失的項鍊〉譯文的同時，本刊也邀請蔡德本女兒蔡式貞，撰寫〈興高采烈·心滿意足——父親蔡德本的藝文人生〉一文，並請家屬提供蔡德本生平年表，希望有助於對蔡德本及其文學的認識與了解。作家女兒淳樸的文筆，自然流露真摯的情感，生動地描繪出作家家庭生活的情景與行事風格，讀來更是讓人感動。

羅思容〈「垂釣」羅浪〉一文，也是作家子女對父親的懷思。羅思容本身既是詩人也是創作歌手，文中娓娓敘說自己從父親詩作中獲得的感動，以及因之啟發的創作靈感，作家點燃的文學香火，一代傳過一代，綿延不絕。

青年作家、攝影家陳文發，自2014年起陸續在本集刊發表資深作家的訪談文章，前有蕭白、劉枋，本輯刊出的是知名資深專欄作家丹扉的青春紀事。陳文發的文章，採取書寫者與被書寫者的敘述語言交錯出現的寫作方式，雖然在閱讀上有「障礙」，卻也逼迫讀者必須更專注、更放慢閱讀速度，有其獨特風格；而其訪談內容並非來自一次、二次的拜訪，而是長時間和作家來往，除了談文學，也關心作家的生活起居，因此下筆為文，充滿情感，是史料文章，也是文學創作。

詩人李魁賢自1980年代初期即參與以臺、日、韓三國為主的亞洲詩人交流活動，90年代更帶動臺灣詩人，組團參加各國所主辦的國際詩歌節，先後前往印度、蒙古、土耳其、古巴、智利、孟加拉、尼加拉瓜等國，與世界詩人交流，向國際推廣臺灣詩，〈在國際上推廣臺灣詩的經驗〉一文，完整、簡要地記錄了臺灣詩走出臺灣、走向世界的活動軌跡，留下一頁史料。

來自不同面向的16篇文章，都涵藏著臺灣文學內在值得探索的議題，邀請您一起閱讀、思考……。



蔡德本重寫1949年因「四六事件」的牽連而被焚毀的小說〈消えた口ザリオ〉，即是記憶戰勝遺忘，藉由書寫而再生的珍貴文本。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）

### 消失的項鍊（消えた口ザリオ）（節引）

原著——蔡德本  
翻譯——周華斌

破舊的巴士，帶著和平常不同的熱氣，一路往南繼續跑。沒有讓乘客上下車，所以依序通過停靠站。候車乘客的失望和憤怒聲，在後面追趕。

忽然往下看，有士兵的手抓著駕駛座前面平台上安裝的木箱。

「糟糕！忘記鎖了！」

剛這樣想時，Sayumu的左手敏捷移動，將抓木箱上的手撥掉。

破舊的巴士，吱吱嘎嘎響地傾向一邊。

「危險！」

這聲音響起。

「幹什麼！」

喊叫的，是伸手的士兵。

Sayumu緊咬雙唇，繼續沉默。卻掛意木箱中

的項鍊。若被偷走，就糟糕了。不，縱使只是被摸到，也很討厭。

或許是不知被撥去的手要擺哪裡，那士兵捏住Sayumu的臉頰，說：「你這臭日本戰敗殘兵！」

將那隻手撥回，Sayumu喊叫：「Chankoro！」

（譯注：清國奴）

已經無法再沉默了。

回想起來，還真是諷刺。Sayumu，和其他台灣兵一樣，常被日本人長官罵「Chankoro！」。這對台灣人而言，是最侮辱的話。每次被那樣罵時，Sayumu都會痛恨地想說，那種人是沒有「人心」的傢伙。但是，那種話應該在終戰的同時，也永遠埋葬而去了。現在，Sayumu卻用那種話向他人喊叫。傾注憤怒和侮辱。

突然，戰鬥帽又被從頭上抓起。用手指旋轉，這次沒回到頭上，「耶！」一聲，被丟棄到地上。

移開視線一看，被用腳踩踏。置於腳下的水壺，早就不見了。

「Chankoro！Buta！Chankoro！Buta！」

Sayumu重複怒吼。

眼淚畫成一條線，拉到臉頰。

幸好，士兵們聽不懂「Chankoro」的意思。和「Bakayarou」（譯注：混蛋）一樣，只會理解為普通的日語壞話。如果知道是侮蔑他們民族的話，可不是這樣就能放過。

Sayumu咬緊牙關，繼續操作方向盤。破舊的巴士即將來到被稱為清水的最險要地方。

事實上，從士兵同夥強行搭乘進來開始，Sayumu在腦海就浮現出某種想法。怒吼那孕婦下車，命令梨花下車時，就有那想法。一路邊開著巴士，邊猶豫是否要將那想法付諸行動。

「好！」

下決定了。

「若讓這群混蛋活著，大家就太可憐了。」

正在那時，車子登上來到某微高的道路，進入下坡。從斷崖上往下看，遙遠的下方，海浪來自蔚藍大海的彼方，一波一波翻湧。哪裡有缺路墩，Sayumu非常清楚。

要轉彎的瞬間，Sayumu沒轉動方向盤，只緊握著，用盡力氣踩下油門。

破舊的巴士離開懸崖，筆直飛在空中。寂靜的空中，響起驚嚇的叫聲。

「Chankoro！Chankoro！」

Sayumu像念佛一般喊叫的瞬間，破舊的車子往地獄最底層掉落而去。

轟！碰！發出巨大聲響，車體衝撞海面。無數道像瀑布般的水花，高高地飛濺。

然後，可以看見油漆剝落的車頂，在海浪間輕飄飄地飄浮。下一瞬間，破舊的巴士突然被吸走一般，在蔚藍的海底深處消失而去。載著40個咆哮的士兵同夥，和不發一語的項鍊，就這麼消失了。

隔天，報紙出現報導汽車事故的小記事。寫說：不熟練的巴士駕駛，讓巴士從清水斷崖翻落。

附加：生存者連一位也沒有。☒

## 興高采烈·心滿意足

——父親蔡德本的藝文人生（節引）

文——蔡式貞 執業藥師

我是家裡的第一個孩子，聽故事的資歷最久，對於他從小到大的精采事蹟，包括演布袋戲、赴日求學、留美生涯等等，都耳熟能詳。然而，直到父親找我協同翻譯他以日文寫成的《臺灣のいもっ子》（蕃薯仔哀歌）一書，我才第一次深入了解他那血淚斑斑的獄中生涯。一向活得興高采烈的父親，將這最深沉的悲哀埋藏心底，一字也未曾透露，直到解嚴。就連我母親，也是在日文版出書後，才第一次知道，原來父親從家裡被帶走後，曾經吃了那麼多苦頭。母親因為不捨，抱著書痛哭失聲。

（中略）

〈消失的項鍊〉（消えたロザリオ）是父親年輕時以日文寫成的作品，來不及翻譯，就被迫燒毀，父親曾引以為憾。1993年，《臺灣のいもっ子》完成後，父親憑記憶，以及之前留存的札記，又以日文重寫了〈消えたロザリオ〉，並且請母親照他的手稿謄寫一遍。在「影印」技術發達的90年代，父親為何請母親一字一字重謄那多達30頁稿紙的文稿，父親沒說，母親也不了解。

如今由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、保存了父親筆跡的〈消えたロザリオ〉，能以中文面世，父親天上有知，一定深感欣慰。像父親這樣，終生保有赤子之心，單純熱情、善良仁慈、誠信不欺、表裡一致，終能幸福美滿地走完一生，甚至不在人世了，還能圓其生前心願。人生至此，堪稱圓滿無憾！☒